

林信歸闕苑矣

譚峭岩

譚峭岩茅山道士唐教宗寶曆中遊天台江浙間年貌如二十許人人亦不知其有道德以陰功救物常遺金于途以拯貧乏或報殊不認問其故則曰陰真君化土為金以賑不足吾恨未能且無用之物以邀人亦何怪久而知其有術神丹以化瓦礫符篆以制鬼神或者詰隨陽帝東巡事峭岩忽失言曰大業年中開丹陽河斷三岡脉其下血流吾嘗往觀之由此知峭岩之壽蓋數百年矣弟子鄭甲久事之授以丹訣符術則不能盡其妙但陸擒兇虎水縛蛟螭而已峭岩謂曰人賦分有定水石能致其熱火不能致其寒雖盡吾之道而汝則止是矣文宗開成中輕舉於南嶽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八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九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處州括蒼人世為道士母嘗氏晝寢夢流星入口吞之有娠十五月而生七歲溺大江三年而還父母詢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復朝太上故少留爾及冠長九尺性淳厚天然不如輩過青城趙元陽授道甲嵩陽韋善俊授八史由是自能厭劾鬼佐因卜居卯酉山有巨石當路行者迂徑避之遂投符石自起嘗遊白馬山石室中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法善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乃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按錄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人佐國當復元任今以正一三五之法今投於子宜勉而行之言訖而去而後鹹滅妖凶靡所不驗唐高宗聞之故寵以官不拜請度為道士留內齋禮賜子甚厚時帝悉召方士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遂就徒費財與日請覈真偽帝然之凡百僧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祠為壇以

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眾大驚救而方免法善笑曰此為魅所憑吾法攝之爾詢之果然病亦皆愈歷高宗中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惟不愛浮屠法當力詆之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莫之測中

宗景龍四年三月九日三神人復降傳太上命云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帝曰未可隱迹山岩以曠委任時二帝未立而廟號年號已先知之所以於睿宗明皇陰有助力士著進寶函封題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人知法善奏曰此不祥也宜令蕃使自開之既開果有符籙自函而發中蕃使而死睿宗先天中拜鴻臚卿負外置越國公舍景龍觀祖國重謚有道先生父惠明贈欽州刺史寵映當世時僚庶受錄者不可勝數叔祖靖能有道術仍善屬文高祖時直翰林為國子祭酒汝陽王嘗飲靖能靖能曰有生徒能飲當令上謁翌日有通謁者曰道士常持滿見之休儒也該胙渾之道飲以酒至五斗許忽醉倒乃一覺也錢塘有巨蜃爾舟經涉者苦之法善以符投

水其蠶自斃開元初明皇以元夕觀燈於上元陽宮謂無如此之盛法善曰西涼府今夕之燈亦可亞明皇異之求往則俾合目頃刻而至因以鐵鐵如意賞酒翌日遣使求之果在又中秋夜與上遊月宮聞天樂問其名曰

紫雲曲上素曉音律默記之遂著樂府更名曰霓裳羽衣曲時月官運過潯州俯視城郭悄然但月色如畫法善取玉笛請上奏一曲仍投金錢子城中僅旬洩潯州奏中秋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師居四明之下天

台之東數年忽於五月一日有一老叟詣門號泣求救門人謂其有疾白于師引而問之曰某東海之龍也天帝勅我守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任無過者則籍于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勸善成近有波羅門逞幻術居

于海岸晨夕禁呪積三十年法將成五月五日海告竭矣其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為波羅門所取至日乞以丹符相救師既飛符海水復舊其人愧嘆赴海水而死翌日龍董寶貨以謝師師曰林野棲神之所殊

璣寶貨無所用之遂不受謂龍曰岩石之上去水稍遠若致一清泉即為佳惠爾是夕聞瀟瀟風雨聲達旦繞山齋石渠泉水環流至今謂之天師渠燕國公張說常與師會飲師曰此有麴處士性謹而訥頗耽酒鍾石可也

召至其形侏儒腰數圍拜揖之禮頗樸拙酒至輒盡而神色不動師忽叱之曰曾無高談雅論惟務耽酒何所用哉因扶之乃一巨榼爾至開元八年尸解于景龍觀或言生隋大業丙子卒壬戌蓋百有七歲解化之後明皇

思之降制曰故道士具官葉某天真精密妙理幽暢包括秘要發揮靈符固以冥默難言希夷罕測而情棲蓬閣迹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拔加紫紱以非崇卓爾孤芳冷然獨往勝氣絕俗貞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內映斯乃

體應中仙名升上德朕嘗聽政之暇屈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屢奏昌言謀參隱諷事宜洪益嘆微音之未泯悲懸解而俄留何莫怒遺藏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愴予懷宜申禮命式賁泉壤可贈越州都督勅葬于松陽百官

縞素泣送園門之外仍度其姓潤州司馬為道士師有弟子百餘人惟暨齊物尹惜為入室矣

邢和璞

邢和璞不知何許人隱居瀛海間善算心術凡人心之所計布算而知之卜居嵩穎間著穎陽書三篇有算心旋空之訣復能以法活死者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至都朝貴候之其門如市有友人居白馬坡下和璞至死已踰日當其母哀之和璞遂置尸于牀引其衾同

卧閉戶良久起具湯沐而猶未甦復與之寢須臾即活又崔司馬者與和璞善因疾篤曰先生何棄我耶已而聞寢壁有穿穴聲窺之有微隙漸大見導從數百人一人紫衣大冠坐車中謂崔曰邢先生合太乙相教言訖而

去其疾遂愈隙穴亦尋失矣房瑄為桐廬宰待和璞甚善暇日因攜手出城不覺行十數里至夏谷村有廢佛堂松竹森映共坐其下和璞以杖擊地令侍者掘之深數尺得一瓦瓶中有妻師德與水公書和璞笑謂瑄曰省

此乎瑄髮髯前世嘗為僧名永和璞曰君當為宰輔善自愛然其終必食繪棺以龜茲不在私第不在公館不在寺宇不在外家瑄後果踐台輔謫居閬州卧疾紫極宮稍愈太守召會郡齋進繪食畢疾復作夢神人曰刑真人之言信矣蓋日果終前有賈者拖龜茲板為老君帳因假以為棺和璞廬終南學道者多依之時崔晤與其友恭事左右一日謂其徒曰且夕有異客子等為予設具又戒曰謹毋窺伺翌日果一人至其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衣緋執笏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作劇談多非人間語崔晤欲見不自正遂趨而過客熟視謂和璞曰此非泰山老師乎曰然食訖而去和璞謂晤曰此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子能省乎晤垂涕曰少聞先人言某實老師之後身然前身不甚記和璞後亦不知所之

申元之

申元之者不知何許人游名山博採方術得內修度世之道唐明皇開元中召入上都開

元觀時張果邢和璞羅公遠葉法善尹愔何思遠史崇祕 希言同左佑真風翼戴人主帝游温泉幸東都元之常扈從善談清靜上每延問動移晷刻惟貴妃與內人趙雲容侍養象得聞其論雲容嘗侍茶乘間輒乞藥以希延生元之曰我所惜但汝不久世雲容復懇乞不已元之愍其恭勤乃與絳雲丹一粒曰汝服此死必不壞但大其棺廣其穴舍以珠玉疏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淪滑百年外可以復生此太陰煉形之道即為地仙復百年當遷洞天矣雲容從辛東洛病于蘭昌宮特以元之之言問貴妃上命中人陳元造如其所請而瘞之至憲宗元和末已百年雲容果再生元之亦隱顯無常自號田先生識者相傳魏時人已數百歲

師遊月宮寒氣逼人清露霑衣過一大門在玉光中見一大府榜曰廣寒清虛府少前見紫城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柱木下樂音清麗上皇錦製霓裳羽衣曲此一  
事與紫法善稍同今併存之又  
述史見羅公遠傳大類如此

羅公遠

道士羅公遠一名鄂州人也一云彭州九隴

縣人修道守于瀟沅化常往青城羅川間歷周隔唐年數百歲作老乍少詭晦名迹唐明皇開元中春三月鄂州刺史燕屬吏子郡之園亭士庶遊覽者無不至有一白衣長八九尺容儀端偉門吏初疑之俄有一小童見而叱之曰汝何故離本處輒來此宜速去白衣遂攝衣而走吏乃執小童白刺史因問其族云姓羅名公遠幼學道街適見守江龍來此與明公逐之刺史未之信曰須令我見其形曰請俟後日及期於江干穿一小圳僅尺餘

以引江水刺史與郡人皆至須臾有一白魚長五六寸隨流而入騰躍漸大煙如線頃之黑氣橫空咫尺不辨公遠白刺史與郡人速上津亭未至雷電而雨既少霽見一白龍於江心頭與雲連食頃方隱時明皇好方外士刺史具以聞因召見每問無不稱旨劔南有菓謂之日熟子張果葉法善與上以術取之曰午後必至其日擁爐公遠始與坐抵暮不至張與葉相顧曰莫是羅君不公遠笑於爐中撥出一火筋斯須使者持日熟子至葉詰

之曰到京城烈焰亘天無路可過通稍息方  
得到此諸公皆失色上每召公遠與法善全  
剛三藏試法而公遠常勝凡出入禁中或以  
微言規諷或以直道獻替誠崇驅妖召龍致  
雨无善自隱上欲傳其術公遠曰陛下玉書

金簡已格九清宜襲唐虞之無為繼文景之  
儉約豈可以四海之尊萬乘之貴宗廟之重  
社稷之大而輕徇小術耶若盡臣術必懷壘  
入民間困於魚服也上不悟遂辱罵公遠公  
遠走入殿柱中數上過上愈怒劈柱追之既  
見復入五碣中又擊碣為數十塊皆有公遠  
之形上謝之乃如故上強之不已因教馬然  
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不爾影迹及  
公遠其試則驗厚賜金帛然卒不得其妙上  
怒遂斬之有中使輔仙玉自蜀還速公遠駕  
而西謂仙玉曰吾晉成帝咸和年間入蜀棲  
息林泉以修真為務聞天子好道乃捨煙霞  
之樂冒於塵世欲以至道教人王上延我於  
別殿而素靈藥我告以人間之府藏董血充  
積三田未虛六氣未潔請以十年為約而受

乃不能守因小術加我以丹頭之戮一何虐  
焉然得道之人形氣混合豈能以世俗兵刃  
水火害於我哉但念主上列丹華之籍有五  
系之舊而眷眷之情不能已因袖出一書謂  
仙玉曰可以此達上云我姓羅名公達靜真  
先生弟子也上必悟焉仍涼曰小隱居山食

菓飲水度流年而已赴關洽道惟食三棗上  
嘆息送肅明觀遣內侍郭道賢送棗二盤六  
月再召見上引入內閣賜坐與觀寢殿蓮池  
問比地亢陽有秋失望奈何智涼曰誠能動  
天願陛下東誠賜臣夜黥必致甘雨制可融  
竟雷雨隨應上大悅因問治國之要對以聖  
人道在心不在他求賜紫衣一襲度為道士  
自是凶辭闕庭奉詔歸舊隱煉丹賜絹五百  
疋二十七年丹成詔詣闕賜餐優渥肅宗至  
德二載召不赴乾元初享年百有四十月解  
于浮雲觀  
薛幽棲  
薛幽棲蒲州寶鼎人也性沈靜有敏識卓見  
修舉業之暇好聞方外事唐明皇開元中及

進士第年始弱冠調官陵郡尉秩未滿有林  
泉之興遂拂衣去服冠褐出入青城峨嵋間  
久之遊鶴鳴山訪漢天師治所修行僅一紀  
而道氣愈充天寶初復遊南嶽卜棲真之地  
乃晦其名氏於五老峯之下遊心於自得之  
場曠然無所係而能和光混俗毀方瓦合其

於三洞真誥靡不該覽故幽人逸客嚮風稟  
受日集于左右而師辯論宏博隨其根性各  
有所發明進玄微論三卷上稱賞其達悟未  
幾尸解于墨山嘗註靈寶度人經見行世衛  
藏總勝集云今凌虛宮有花香臺乃註經之  
所晚夕雲煙如香繚繞  
王柯  
王柯字仙柯青城橫源人也一云蜀州永康縣華陽山下人  
母丁氏夢天星照身及覺室內有光因而有  
孕生而紫胞綠脉形狀異常幼穎異投俗家  
巨富不以經意長則仁慈好善見老弱窮困  
者惻然哀之形於顏色周急施惠每大雪時  
施粒食以濟禽鳥後遇至人傳丹訣於乃居  
側洞中修煉歷年無成鼎忽破丹乃化為金

線石後因徧行山園一日至味江龍潭又上西峯過道士煉丹柯乃助其薪炭奉事三年寒暑不移道士嘉其志授以秘訣令內修上道外積陰功丹成復分遺之柯服丹漸覺神爽氣逸身輕意暢門側有大栢數株騰身而舉已在栢杪因此昇天而去今栢猶在乃唐高宗儀鳳三年中得道也其地即今羅家山道士乃羅公遠云

李聿

李聿唐宗室也羅公遠於明皇燕閒講論道妙出入含元殿曾試之後授歙州刺史與家屬之官甫過大江乃為龜所崇拘聿之魂而附其形自其家赴任一日公遠校錄水府見之於是飛符誅龜而還聿之魂聿乃棄官入青城山太一洞請符以救其室遂依公遠學道後證仙果今列侍左右云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許人裹大方巾破帽冬夏常着綠布衫而言

談甚高頗有文學人有與換新巾衫必受之舊者竟不脫得新者出門逢人便與常遊城市間醉行能沙書好於水碗及盆內以沙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則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不就人

求錢人自以錢予之召人穿檐行少頃之間得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日為之人皆不厭以錢予之疑以術惑於眾也冬則卧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為殭斃矣或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猶若醺酣氣出如

夏醉睡醒也杜孺休亦國公琮之子也為蘇州牧或聞可雲在城市極喜乃延入拜之呼為道翁賓客僚屬皆許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此道翁深相喜重常來去書齋中時孺休纔年十餘歲今五十餘歲別道翁四

十年而狀飾顏貌一如當時乃留之郡齋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為意況今多事尤在保身未能脫屣世塵委家林野宜逸於兵傷道術未可問也時郡人以錢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與人孺休敬之愈

甚可雲或與孺休賓僚聚飲有倡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屬意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以繼之後軍亂孺休果為兵傷而死人見可雲亦被傷殺頃之但有舊衫一領作三四段斫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可雲過松江浙江經杭越衢信入江西市醉吟沙書如故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歷語而笑復言曾居南嶽即當去矣詳而究之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人莫知也

道一曰杜昇得道彌深混俗處世忘情詩酒絕粒羸衣觀其方巾布衫雖舊不脫人予新者必以遺人冬則卧於雪中常曰遊於城市蓋亦莫考其年壽幾何矣稿以當時中服觀其人未必知其得道也真仙隱顯哉世豈易窺哉故道德經曰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羊愔

羊愔泰山人也以世祿官家子縉雲明經擢第解褐喜州夾江縣尉罷歸縉雲兄忻為台州樂安令愔幽棲括蒼山性惟沈靜薄於世

學志高道通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亡曰莊生  
 鼓盆以為送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  
 有業女已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  
 去地十餘文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阮肇  
 題後盛成使匠人斲石摸塔之乃唐李陽冰  
 嘗為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在仙  
 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惜於亭  
 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  
 地若斃氣息猶暖乃昇還家七日後方醒鄉  
 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惜曰初為一人青  
 幘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  
 鸞鶴徘徊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火  
 中有物飛出狀如蒼青色柄長靈英指之曰  
 此青靈芝也可食之得仙惜覺飢方甚取坐  
 於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夙  
 有仙分今日遂得見仙官乃引見仙官戴遠  
 遊冠霞帔羽衣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謂  
 惜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  
 人隱玄天佐命君惜歷拜之咸曰有仙骨未  
 能飛昇猶宜地上修煉俄而靈英送出乃括

蒼洞西門也惜方悟此身後不喜殺氣口飲  
 水三升日食百合一蓋身輕骨節皆動抖擻  
 如竹片及拍板聲又多言語吟詠若與人談  
 話晝夜不已時或以紙二三百幅書之頃刻  
 皆成文字人莫能識惜讀之悉是文章道信  
 好事者依口錄之實亦清辭麗句多神仙瀛  
 洲閬苑之意如此經年清瘦輕健及二年漸  
 肥白不食百谷惟飲水三年漆髮童顏行輕  
 似飛飲酒三斗不醉居常衣布褐後往崇安  
 省兄一日到又往天台亦一日到日行二四  
 百里復歸仙都山餌藥養氣二十餘年後南  
 行入委羽山人莫得見矣

譚峭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  
 及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殊  
 訓以進士為業而峭不然迥好黃老諸子及  
 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  
 父出遊終南山父以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經  
 終南太白大行王屋嵩華泰岳進還遊歷名  
 山不復歸寧父馳書責之復謝曰茅君首為

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於父  
 母父母以其堅心求道不以世事拘之乃聽  
 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  
 養氣之術惟以酒為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  
 不之夏則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卧於風雪  
 霜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怵怵然父常念  
 之每道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峭  
 捧之且喜復書遠遣家僮乃厚遺之纜去便  
 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  
 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為如此曰何能  
 看得為盜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故無憂  
 也常欣然或謂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  
 作天鞞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  
 在譚生拄杖前爾後居南嶽煉丹成服之入  
 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化復入青城山去

峭嘗作化書南唐宋齊丘竊其名為已作  
 見行世宋仁宗嘉祐五年夏四月碧虛子題  
 化書後序云鴻濛君曰吾嘗問希夷先生論  
 此書至稚子篇掩冊而語吾曰吾師友譚景  
 升始於終南山著化書因遊三茅經歷建康

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機智而異黃

埃稠人遂引此篇云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

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

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醉者負醉疥

者瘡疥其勢彌顯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齊

丘終不悟景升乃出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且之

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于後世於是其數

而去齊丘奪為己有而序之耳噫昔向秀述

南華解義未傳而死郭象偷改成注誠罪人也

也今譚君名刻於白簡身不老於人間齊丘

敢縱其盜心蔽其仙迹其罪大者也果不得

其死宜乎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九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薛李昌

薛李昌者河東人南嶽總勝集云家世皆以漢州魏州人也家世皆以

官顯李昌自幼不好榮不茹葷衣常布素酷

好山水一日遊青城遂南如桃源後遇正一

先生司馬承禎於南嶽授三洞經錄研真窮

妙勤久不懈故高真屢降異香妙樂時聞於

靜室中唐明皇召入禁掖延問道德乃談極

精微上喜恩寵優異尋即還山上命賦詩贈

序曰練師志慕玄門栖心南嶽及登道錄忽

然來辭願歸舊山以守虛白不違雅志且重

精修若過至人神藥時來城闕也詩曰洞府

修真客衡陽念舊居將成金闕要願奉玉清

書雲路三天近松溪萬籟虛猶宜傳秘訣來

往候仙與季昌嘗撰道德玄樞以總顯真妙

注九真降聖觀復華蓋舊隱修煉丹成一日

忽謂弟子曰祝融峯今夕有天真之會子被

召當往遂凌虛而去不復返後建凌虛宮

田虛應

道士田虛應者字良逸齊國人為性樸拙吐

露無忌諱隋文帝開皇中侍親於攸縣以喧

究遷南嶽躬耕於紫蓋峯以盡子職凡五十

餘年母既去世乃遊五峯放志自適唐高宗

龍朔中州牧田侯於嶽觀攝降真堂以居之

田千乘贊以粉壁所授上清大洞秘法自正

一先生傳薛李昌季昌傳虛應既承道要涉

歷雲水為友善者惟蔣含洪而已時呂渭揚

馮皆使湖南嘗就訪高論潭州早析之久不

獲召虛應虛應擊髮弊衣至郡無言而兩白

降又嘗久雨不止郡守建壇于嶽觀亦默然

岸噴而坐泊升壇即霽憲宗元和中東入天

台不復出憲宗詔不起有歐陽平者道學亦

高嘗兄事之一夕夢三神人各持金爐自天

而降若有所召密謂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

我必繼之未幾虛應果羽化蔣亦繼往門弟

子達者三人栖瑤馮惟良香林陳寡言方瀛

徐靈府

馮惟良

道士馮惟良字雲異相人也修道於衡嶽中